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车之歌

楼下车库渐渐变成了杂物间,又挤又乱,急需整理。我整理了大半天,终于清理出许多“无用”之物准备扔掉。可是有两样旧东西,先生却坚决不肯扔——一辆独轮车和一辆自行车。

独轮车是木头做的,车轮、车架的木质层“皴裂”开来,好似久旱大地龟裂的皮肤。车把却依稀可见深褐油亮的色泽,那是被汗水多年浸染的。

自行车是老永久牌的二八大杠,车架已经锈迹斑斑,但车龙头依然闪现着镀镍的银色。

我曾无数次听先生讲这两辆车的故事。

独轮车是他爷爷留下来的。1964年爷爷就因病去世了,只活了55岁。爷爷没能留下什么家业,只留下了5个年少的儿女和这辆独轮车。

他说爷爷就是推着这辆独轮车娶回了奶奶。一边坐着奶奶,一边装着简单的嫁妆。

奶奶是裹了脚的小脚女人,不能走远路,不能干农活。爷爷就用这辆独轮车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推着奶奶去赶集,推着奶奶回娘家;爷爷也用这辆独轮车推着种子下地播种,推着肥料下地施肥;爷爷还用这辆独轮车推着孩子们去看病,推着猪羊去换钱……

可是渐渐地爷爷推不动了,爷爷患了肝病走了。

自行车是我公公的。公公今年90岁了,依然很健康。这辆车是1983年他专门去上海买的。农村实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公公手上有了一笔钱,最想置办的就是一辆自行车。买了新车,他一个人把车从上海骑回来了,骑了200多公里。

骑着这辆自行车,公公沿着铺着石子的乡村公路,骑出了村子,骑去了乡办工厂,成了一名销售员,负责为企业销售水表。为了节约运输的费用,他就在自行车后座的两边安装两个很大的竹筐,然后把水表一只一只地码放在竹筐里,每次可以装进40多只,100多公斤。

每趟往返100多里路,路窄坡多。有一次,从桥上下坡时,他连人带车俯冲下去,装满

春天,新竹生长,一天一个样,顽童在新竹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过不了几天,那刻痕就被拉长,拉裂了。漫山遍野的竹林喧哗不已,充满了放肆的生命感。

钱利淮带我们去找适合做竹编的竹子,它们的竹龄在两年或三年之间,新竹特有的那层毛茸茸的白粉已经褪尽,轻叩之,竹身微微发出金属声,而不是如当年新竹那样,噔噔作响,好像胸骨中含着青葱汁液。

钱利淮还记得他沉浸在剖竹声里的童年。对如何致富,浙江人天生敏感。来自长兴、安吉、德清的竹子源源不断运来后,乌镇周围的村庄,种田人放下锄头就拿起了竹编家伙:手锯、篾刀、篾剔、竹凿、角刨、锉刀,开始了“一村一品”的竹器生产模式。有的村专门生产筷箸笼屉,有的村专门生产箱篋席蓆,有的村用竹篾编织书橱与竹椅。从不同的村庄中运出去的竹器,就像永远不会交汇的河流,明晃晃地滋养着老村、老城镇的生活。

钱利淮出生的陈庄村,专制圆形竹匾,附近方圆两百里内,村民晒白菊、晒熏青豆、晒笋干、晒咸鱼片、晒乌梅干、半话李、九制话梅等蜜饯,都会用到此类竹器。晾晒时,主妇们将竹匾安放在灌木的头顶,或者架放在老屋的屋檐上,大风一吹,竹匾有可能会摔下来。

竹匾的边框被摔松了,农民舍不得扔,来找钱利淮的父亲修理。

火烧云从天边“退烧”之际,父亲趁着黄昏的最后一点亮光,手持染色的竹条,从晒匾的边缘一根根地插进去,与原有的竹条衔接,并穿插缠绕,编出坚实的边框。

又过了两年,钱利淮在集市上遇见老农,他正把烘干的酱油笋干花生堆在竹匾上卖,晒匾上,浅黄浅绿的本色竹篾已变成淡褐色,染色竹篾也开始褪色,变得淡雅柔和,竹器就像一个锐利的青年走向恬淡的中年。

人都以为依赖竹器的日子,将一生一世,将代代相传。

谁想,随着塑料与不锈钢用品的大量涌入,竹器慢慢少有人采用了,“一村一品”的生产保护机制都被冲散。没有人想子承父业,钱利淮也前往杭州学习工业设计。所有的人都陷入迷茫中:满山遍野的竹子仍在生长,并在风中合唱,一根新竹发出的第一声长啸依旧惊心动魄,它们曾经是村人的生计之所在,是自然与人生紧密编织的绿色之网,而今,它们唯一的去处,

货物的自行车从他身上翻越过去。他爬起来一看,自行车的前叉断了,他竟然只蹭破了点皮。还有一次,他被一辆疾驰的汽车撞飞了几十米,浑身血肉模糊,一条腿粉碎性骨折。在医院躺了几十天,他又顽强地站了起来,又重新骑上他的老永久,到处奔波。

公公年事渐高,我们也拥有了自己的小轿车,这辆自行车也就闲置了。

村里的柏油马路一直修到家门口,一到周末,我们就开着轿车从县城回到老家,然后载着老人出去逛逛。坐在后排的公公,看着外面不断移动的风景,不一会儿就大声地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当年他骑车来过。公公嘴里还经常会自言自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汽车……我和先生都笑了,这不是我们童年时经常唱的儿歌吗,现在这些理想早就实现了啊。

我帮着先生把独轮车和自行车的灰尘擦了擦,又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回车库。它们虽然老旧了,可是不能扔,因为它们见证了我们的祖辈与父辈的汗水与艰辛,也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发展与腾飞,它们就是用汗水、坚韧与希望写就的民族行进史的宝贵物证。

我们正忙着收拾,忽然儿子来电话了,说下个周末要回来看看我们,他说这次不开新买的新能源汽车,乘动车回来更方便。

挂断电话,我们不约而同地把这两辆旧车挪到了车库靠近门口的地方,这次回来要好好跟孩子们说说这两辆车。

我要告诉他们,我们的祖辈就是用这样的独轮车在这贫瘠的土地上推响了生命之歌,我们的父辈就是用这样的自行车在改革浪潮中奏响了奋斗的壮歌!从吱呀作响的独轮车、颠簸不稳的自行车,到平稳快速的汽车、风驰电掣的动车,这日新月异的每一点变化和发展都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与付出,都值得我们为之歌唱。

我也要用我的笔写下一首“车之歌”,让它永远雄壮地传唱下去。

似乎就是变成烧柴。

钱利淮的心被啃噬得很痛,他在大学期间,观看了一场来中国举办的日本竹编展览,那股不甘之气,在心中激荡:若论对竹的哲学与文学意蕴的探讨,中国人恐怕要比日本人早一千年,中国人对竹子气节禀赋的理解,比日本深入得多,同样是竹编,我为什么不可以做得更好?

他毅然辞职回乡,在村里开了一间竹编工坊,破釜沉舟地开始了对经典竹编纹样在当代语境下的改编与探索。他就像一个基因科学家一样,通过不同的编码,创造不同的“生命体”;他又像一个编曲的神童,兴致勃勃地用音符与节拍创作神奇音乐。他极度迷恋竹篾在规划几何编织结构时产生的美感,毅然摒弃在立体竹编中做骨架支撑的做法,他研究如何通过六角编织,将镂空的立方体、椎体、球体、多面体一一编织出来,再延伸发展,理解不规则的立体轮廓如何编织,终于,将所有弧度的打造、立体的结构搞清楚后,他有机会将胸中酝酿已久的那朵云掀出来,创作了竹编艺术品“太湖石”系列。

这是一群从大地上萌动并生长的云朵,它们有巨龙之势,它们扭动着、盘绕着、升腾着,竹子的静气与云朵的成龙之势相互映衬,令这些竹编雕塑,催动人的遐想:在阳光下“飞速地”跑马”。

千万年的流水腐蚀出石头的孔洞,两三年的竹子却以蜿蜒的曲线,展现了这亘古的湖山再造。中国人将竹与石同栽,将其视为君子之气;85后钱利淮却更进一步,化竹为石,变石为云,腾云为龙,展现了东方文明的神秘意境。

倏忽之间,回村已经17年。钱利淮向我展示一屋子的“奇思异想”,并展示与他一同编织的老手艺人,永不疲倦的编竹大手,那些手上都是细小的被竹篾与竹丝刮擦出来的纹路,右手中指侧面的茧子,有一颗嫩蚕豆那么大。

不必再做那些粗糙的生活器物了,只要做艺术品就可以,各种空灵美妙的竹编雕塑与竹编绘画,还有将竹材与各种现代工业材料混合编制的装置艺术品。

一座村庄中所有60岁以上的老手艺人,从此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他们很真切地形容生活的变化:“想吃鱼汤面的时候,不在乎野生鱼要贵一倍;出门旅游的时候,不再等着坐半夜的绿皮火车。”这些变化,都有赖于钱利淮一个特别的念头:别人做竹匾,我要做雕塑;这就好比大家去挤独木桥,我要踏着溪水里的石礅子,灵巧而风快地,飞渡激流。

那年高考

过了端午,高考气氛渐浓。

周三的晚自习,是儿子高三阶段也是整个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八点四十后,学校门口逐渐聚满家长,九点,校门打开了,孩子们陆续走出。看着同龄父母们的忙碌身影,不由想起我那年参加高考的情形。

我是1994年参加高考的,我读的是老家县中,那时县中还没扩招,我们一个年级五个班,四个理科、一个文科,总共二百五六十名学生。我们是考前填报志愿,时值六月,正是四夏大忙季节,班主任让我们住校生回家征求意见。我先坐“三蹦子”(我们那叫“三轮卡”)到达镇上,再从镇上步行回家,到了南澄子河,坐摆渡船到达南岸,就进我们村了。水田里白茫茫一片,正是插秧季节,人手短缺。于是,跟父母一起插秧,忙到天黑,插了两“趟”秧苗。就在插秧过程中,征求父母志愿填报意见,父母哪有什么高深意见?就这么自己填填,请班主任把个关,交上去了。

那时高考时间为7月7日到9日,正是三伏天。我们文科考点在县实验小学。考场外骄阳似火,蝉鸣不息,考场内挥汗如雨,奋笔疾书。那时没有空调,电风扇是越吹越热,为给考场降温,教育局协调食品公司,给每个考场放了两个大冰块,放在长方形的塑料筐里。我们每人带了毛巾,中途,请监考老师把毛巾拿到那个水槽里潮湿一下,擦汗,凉意顿生。

印象最深的是作文,以《尝试》为题写一篇记叙文。我写的是尝试捕黄鳝的一段经历。老家河网沟渠密布,黄鳝多,我们用“丫(音同‘啊’,读第一声)子”捕黄鳝,“丫子”就是竹篾编的啤酒瓶粗细的“L”形状的竹笼,里面放竹签串的蚯蚓为诱饵,傍晚前放到沟渠边,天亮后收回,这就叫“张丫子”。初三毕业那年暑假,家里买了十几个“丫子”,我和大弟弟,暑假开始每天“张丫子”,一天往往能捕一两斤黄鳝,每斤两块多钱,一个暑假能挣百十块钱。我就记叙了尝试“张丫子”捕黄鳝的这段经历,还用了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等几种手法,力求语言生动。

第二天,我爸妈到县城来看我,出乎意料。家里有十几亩农田,秧苗插完,还要追肥、薅草、治虫(打农药),那时我也没指望他们来送考。但是我父母在别人劝说下,赶来看我,不过当天就赶回去了,毕竟“家里还有事情”。

高考结束后,正式告别了我的高中时代,在期待和忐忑中,我一边等待高考成绩的公告,一边和弟弟继续投身到“张丫子”捕黄鳝的沉浸式农业体验传统项目中。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看着儿子和同学们捧着书本试卷陆续走出校门,感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但不变的是每代人的拼搏进取精神。祝福2025届考生,在青春的战场上迎来自己的诗和远方。

“姨妈”是南方人的叫法,平时我按北方的习惯叫老姨,但是,每当落成文字,就会写成姨妈,我觉得“姨妈”二字更体现血脉亲情,尤其在母亲去世后,每每享受到姨妈的关爱,都深感温暖,觉得姨妈就是妈。无论生活中的幸福与痛苦,还是工作上的快乐与烦恼,只要想到要分享,第一时间就想到姨妈。

1998年,得知爱人罹患癌症,巨大的惶恐与不安,瞬间将我的意志摧毁,但我极力维持着表面的镇定,与医生商量治疗时间、准备住院用品等,硬扛着没掉一滴眼泪。待姨妈出差回来火速赶到我家,她一进门,我的眼泪就奔涌而出,那是只有在至亲面前才流淌的眼泪。姨妈陪我一起淌完眼泪,我的内心真的镇定了下来。姨妈包揽我女儿的晚餐、个别时段接送、周末熬汤等,让我安心在医院照顾病人,这样实实在在的母爱一般的作为,才给我勇气和依靠啊。

工作的顺遂,有时使年轻的我有点“飘”,说话失了分寸,好像自己很能干似的,对人妄加评论。每当这时,姨妈本来和蔼的脸就变得严肃,我就警醒过来,知道自己飘了。姨妈选择合适的场合,举例说出每个人都有强项和弱项,不可用自己的强项去拿捏别人的弱项,但可将自己的弱项与别人的强项作比较,这样才能有进步、有收获,才会成为受欢迎的人。姨妈的精神引领,使我少走很多弯路,因此,我总把拿不准的事情说给姨妈,她安静地听着的时候,我就能感到内心的踏实,就能产生面对的力量。

姨妈年轻时作风果敢,业务过硬,搞技术的同时兼职工会主席,是我眼里的精英。而在家姨妈则是厨师、是家教、是裁缝、是规划师,简直无所不能。记得有一次她探亲回老家,带了一本裁剪书,给侄女们做出样式时髦的裙子、旗袍,我大为开眼,向姨妈讨了那本书,后来我也成了业余“裁缝”。而这本书绝不仅仅只是使我开眼,更是教我热爱生活、积极学习、凡事努力的人生态度。1999年我取得了国家统考的会计师证书,直至后来成为高级会计师,一路得到姨妈的鼓励和帮助。

退休后的姨妈,更和蔼更慈祥了,对年过半百的我仍然像对孩子一样,我也愿意继续这种依赖。有时我会故意问姨妈一些可问可不问的事情,就是为了让年过古稀的姨妈刷存在感,让她保持积极的思维。我会问酸菜怎么炖、棉胎怎么绗等等,同时积极鼓励姨妈参加文化馆的摄影、声乐等学习班,希望她本来就丰富的生活更多姿多彩。

昨晚陪姨妈去剧院看京剧,姨妈步伐矫健,走得比我还快。散场后,姨妈一到家就给我套被子。今晨起床,我洗漱后姨妈已备好丰盛早餐。出门时,姨妈把雨伞、饮料、水果都塞进我的包里,我像小宝宝一样,开心地走出家门,身上暖,心里更暖。

请求姨妈,再让我当几十年“小宝宝”,同时也接受“小宝宝”多种方式的反哺。

竹编出的梦想